

欽定河源紀畧卷二十五

辨訛六

俞安期崑崙積石二山辨

案禹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陬淮南子云高萬一千里有奇穆天子傳云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灑水以西至于崑崙側瑤池上萬有一千一百里水經注案是數說參以山海經謂里至互殊難以

欽定河源紀畧

卷二十五

辨訛六

一

詳究蓋考之山海經而不知崑崙有海內大荒之別也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又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內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是有二崑崙矣蓋穆天子所登者山海經所謂海內之崑崙也班固西域傳云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計其里至度其所在是介葱嶺于闐之間矣葱嶺以西爲天竺國又西有大崑崙是爲天柱是爲地中山海經所謂大荒之崑崙禹本紀水經所謂去嵩高五萬里所謂水經

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闐是其重源也西域傳又云河有葱嶺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王門陽關千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范蔚宗云西域內屬諸國自敦煌西至鹽澤列起亭障置戍已校尉都護府介西域之中是葱嶺于闐之流入于蒲昌漢之官卒目所經見班固記之諒非繇邈計度之辭水經所載十三國酈道元亦引固書入證往往脗合是非誕妄至云鹽澤之水洄湍雷轉爲隱淪之脈當其濶流飛禽上經無不墜之是卽河水所潛出於積石亦豈臆造由漢以來彰彰較著嗣後

欽定河源紀畧

卷二十五

辨訛六

二

唐咸亨元年薛仁貴征吐蕃敗績大非川二年乃以河關靜邊鎮置積石軍久之遂訛河關兩山夾峙河出其中者爲禹導河積石逮至開元中張守節作史記正義始云河州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入鹽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指河源所出者爲大崑崙似以臨羌山爲小崑崙矣又以河源關爲小積石吐谷渾界者爲大積石其名迹未盡溷也肅代之季吐蕃據有河湟中外隔越旣易五朝歷數十年邈無記載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胡怪乎以河關爲積石紫山爲崑崙以積石

又在大夏東南數千里是天竺當反在葱嶺之東南不得云葱嶺以西爲天竺矣今乃云葱嶺以西爲天竺是并不知天竺在葱嶺之何方也旣不知天竺在葱嶺之何方又何從而知天竺之西有大崑崙乎牽合羣書以證明之乃適成疵類耳知引唐書考河關兩山夾峙河流其中者非禹導河之積石引史記正義證吐谷渾界者爲大積石是矣奈何又誤駁劉元鼎所指之星宿川爲積石冒出之河源乎星宿川元史謂之星宿海大積石卽今阿木柰瑪勒占木遜山也恭考

欽定河源紀畧

卷二十五

辨訛六

四

欽定輿地全圖鄂敦淖爾在阿木柰瑪勒占木遜西南六百餘里蒙古語鄂敦卽星宿淖爾卽海是星宿海尚在積石西南六百餘里何得云星宿川爲積石冒出之河源乎欲辨他人之訛而又自成其訛是爲疎矣

萬斯同崑崙辨

山海經西次三經曰崑崙之邱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注於無達海內西經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本止一山而兩言之者蓋此經非出于一人故所載有詳畧其

實非二山也山海經所指之崑崙不言在西域何國
以上文考之其東北四百里曰槐江之山邱時之水
出焉北流注於沔水沔水卽沔澤也沔澤卽鹽澤也
鹽澤去陽關止三百里則崑崙當亦不遠漢武帝之
所名與山海經所云地實相近漢武帝所案圖書當
卽用此經之文若夫唐書之崑崙漢語旣曰紫山番
語又曰悶磨黎何以知其爲崑崙而稱之劉元鼎雖
身歷其地不過因古書河出崑崙之言從而附會之
非其實也元史之崑崙謂去河源三百里夫天下之
水未有不發源于山者黃河爲天下大川之首豈有

欽定河源紀畧

卷三十五

辨訛六

五

不源于山而源于星宿海之理且番漢之語皆不名
崑崙而都實獨意之曰此崑崙也其誰信之夫欲窮
真源自當溯流而上乃不由水道反從山巔而行此
何意乎自漢以來皆言河出于闐爲都實者當先求
漢之河源審知其非是然後求之他方庶幾無憾今
不問兩漢之故跡舍于闐而問之吐蕃自以爲河源
在是其誰信之夫河源不出于崑崙已背乎古人之
說而其所謂崑崙又去于闐之崑崙數千里其不可
渾而爲一也明矣然則究安從惟山海經漢武帝之
說吾有取焉

謹案萬斯同不信吐蕃之崑崙并不信星宿海爲河源且引山海經西次三經及海內西經證漢武帝所名于闐崑崙爲是駁元史謂水不源於山而源于星宿海爲于理不然此皆卓越之見也然以山海經不足據之道里紐合漢書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之說則大不然夫山海經道里之不足據固無庸辨至漢書謂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此則今本漢書之訛脫也案水經注引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沕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下云東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餘里沕澤卽鹽澤是鹽澤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餘里非三百餘里矣恭考

欽定河源紀畧

卷二十五

辨訛六

六

欽定輿地全圖回部羅布淖爾西去嘉峪關外玉門縣千三百餘里羅布淖爾卽蒲昌海蒲昌海卽鹽澤也是又鹽澤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餘里之明證矣今乃云鹽澤去陽關止三百里豈其然乎至不信星宿海爲河源謂天下之水未有不發源于山者則其說甚是其意猶非何也蓋萬氏實未知星宿海之上三百餘里尚有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之真源且并不知蒲昌以下有伏流至阿勒坦噶達素

齊老而出者爲重源潛發其意不過篤信山經漢志直疑河源當在西域耳顧其推測所至十已得其六七則較之潘昂霄輩以一人之目廢千古之論者爲有進也

胡渭禹貢錐指附論河源

案吐蕃之源都實親見之殆非妄言西域之源具載於史漢豈爲虛記然近世往往疑西域而信吐蕃何也則以吐蕃之水與積石山下河相連爲有目者所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幽閔難知故也故吾謂欲辨二源之是非其樞要全在於

欽定河源紀畧

卷三十五

辨訛六

七

積石積石之河果爲鹽澤潛流之南出也則必有卓詭之狀與凡水不同者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沔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沔澤卽鹽澤酈道元云洄湍雷轉爲隱淪之脈當其還流之上飛禽奮翮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河水之伏也如是則其南出於積石自地中而上奮溢溢洶湧之狀倍奇於鹽澤可知也水經云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而道元絕無所發明則以積石久沒羌中人不得至其地驗其形故無可言也獨怪唐人頗有知大積石者聘使往來身歷其地見吐蕃之水自西南以來卽爲河

源而不能於積石之下詳察重源之有無是爲可恨耳自明王文恪著河源辨以來學者始稍稍尋繹前載然天下之事理有古是而今非者亦有古非而今是者執一以論卽非通人使積石之地果有重源顯發之迹則漢書爲是元史爲非苟無其迹而唯西南一大川自吐蕃來數千里與積石之河相連則亦不可謂非河源矣

謹案胡渭調停西域吐蕃二源之說揣摩伏流潛發之形亦可謂億則屢中矣惜未覩今之

欽定輿地全圖又未讀

欽定河源紀畧

卷二十五

辨訛六

八

御製河源詩及案語并讀宋史河渠志迄諸

聖諭也故知蒲昌之有伏流而不知星宿海以上有重源顯發之處知吐蕃之有河源而不知積石山之下無石門冒出之流是雖研精殫思其實終成影響矣蓋史記漢書本不誤柰積石界在羌中故積石以上之重源不知也唐書元史亦不誤柰蒲昌隔于西域故蒲昌以下之伏流不知也史記漢書審覈至精而潛行南出積石一語實爲猜度之辭唐書元史覩聞已確而河源古無所見一言終是不根之論故必存其兩是乃能定其兩非又必知

其兩非乃能從其兩是然非遇

重熙累洽之朝

作師作君之聖據依

欽定之圖志折衷

御製之詩文亦烏能決從來之是非成不易之論斷哉

此古人未際之

昌期實臣等遭逢之大幸也

欽定河源紀畧

卷二十五

辨訛六

九

欽定河源紀畧二十五